

〈之外〉

●
爸爸車禍死掉那天，她的冰箱剛好壞掉了。

她匆匆趕回老家，再回到租屋處時，一股酸臭味自冰箱漫溢出來。她討厭繼續浸泡在腐朽氣息裡，勉強撐起自己，將壞掉的生鮮逐一掃進垃圾袋，最後一盤是離家前晚才買的冷藏豬肉，肉片表面已經滲出白色黏糊汁液，她瞥了一眼，腹部突然一陣劇烈翻攪，食物殘渣瞬間從胃裡嘔出來。

她想到爸爸，還有無法擺脫的氣味。

醫生宣告死亡那刻，身旁的哥哥痛哭，她只是站在那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，還好大嫂來了，她向後退了一步，覺得自己像局外人，對於悲傷不夠投入。

服喪的日子，她一再提醒自己，要盡可能看起來感覺悲傷。

禮儀公司的人教她摺元寶，教了好幾遍，她還是沒辦法摺好，對方開始不耐起來，又不好對喪家動氣，一手叉腰一手搥著風，像是要將悶氣用力揮掉。

嫂子察覺氣氛不對，在她身旁坐下，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教她，她終於學會了，拿起不靠提示自己摺好的元寶給哥哥看，他笑她：「都三十歲的大人了，還像個孩子一樣。」頓了一下，又若有所思說道：「妹子，妳還記得細漢時，阿爸最疼妳了？」

「記得。」怎麼會忘記呢？她把摺好的元寶撐開，小時候爸爸疼愛她的記憶也跟著湧現。有些畫面永遠收藏在心裡，只要輕輕回溯，便能由模糊轉至清晰，但她還是將話題打住了，不願延續哥哥對爸爸的思念。

靈堂靜得像散場後的戲臺，只剩下老舊電扇發出的嘎嘎聲響，在令人悶到發慌的空間持續嗚咽，幽微餘音盤旋成那些陰魂不散的片段，在她的腦海反覆放送。

就像剛才嫂子教她摺元寶時，腦中也浮現兒時媽媽教她摺紙鶴的畫面。那是媽媽留給她少數像媽媽的記憶，也許那時她不是真的想教她，而是渴望有天能張開翅膀飛出這個家，才會把每個步驟記得那麼清楚。

或許，她只是在練習出走的方式。

媽媽在她高二那年離家出走了。後來哥哥到外地就學，三層樓透天厝只剩下二分之一的家人，有時她和爸爸一起吃飯，餐桌上飄散的冷空氣，讓菜餚瞬間失去溫熱，她終於懂了離開前的媽媽心裡空掉的是什麼。

為了填滿那些匱乏，媽媽時常沒來由對爸爸發脾氣，爸爸則一貫用沉默來回答她的無理取鬧，越是這樣，她越是抓狂。他們常在深夜爭吵，多半只有媽媽的咆哮聲，吵不出結果時，她就跑來她的房間，躺在床上背對著早已被吵醒的她啜泣。

太頻繁了，後來她便假裝睡死，不再給媽媽任何安慰了。後來的後來，每當她長期失眠瞪著天花板胡思亂想時，她不禁疑惑最後媽媽是怎麼睡著的呢？

在她成為女人後，她才明白，其實浪漫到無可救藥的媽媽只是在向爸爸討拍

而已，她覺得爸爸真傻，若他願意放下身段，用肢體語言代替回應，或許媽媽的剛烈就會鬆軟些。

但是爸爸什麼都沒有做，就連媽媽離開以後也是。

她不知道媽媽是不是別的男人走了，如果是，那人一定是個很會說話的人。不像爸爸，一旦和誰關係搞砸了，就這麼永遠陷入了僵局。



喪假後進公司，同事跟她說話時都用修飾過的語氣，眼神裡也會刻意表露哀戚，彷彿她是尚未黏好的組裝模型，經不起太粗魯的對待。

就連平時講話苛薄毒辣的 A，拿文件給她時，還拍拍她的背，用難得的溫柔口吻安慰她：「節哀，保重。」面對這麼善良的 A，她其實不太習慣，但又不想辜負她的好意，還是禮貌性向她致謝。

只是善意太多也會令人受不了的。在茶水間碰到平時沒什麼交集的 May，May 主動跟她說：「親人過世的悲傷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妳知道嗎？不久前我家的喵喵才走了，牠火化的時候我整個人哭到幾乎要昏過去……」

她看著誇張表現痛苦的 May，拚命要證明自己多有同理心的滑稽樣，心想如果有什麼矯情比賽，她一定要推薦她去參加。

實在忍耐不下去了，她在心裡哀號著。「May，我還有客戶要開發，我先回去打電話了。」旋上只有裝半滿的保溫杯蓋子，她快步退出了 May 的小劇場。

明明只要再撐一下就到午休時間了，但走回座位的路上，她好像一顆從耳朵被灌入怒氣的氣球，越走越大顆，就在她停在座位的那一秒，宛如氣球突然爆炸，整個人失控對同事大喊：「我、受、夠、了！」

那一刻，像電影的慢動作放映，所有人同時停下對電話那頭的凌厲攻勢，一起轉向她，對她露出吃驚又困惑的表情。剛好這時走回來的 May，一樣沒有吝惜她浮誇的演技，不只兩顆眼珠快掉出來了，連嘴巴都張大到可以清楚看見最裡面那顆白齒蛀牙補過的痕跡。

只是想想而已。她什麼也沒做。

她無法接受眾人的注視，如果所有人同時將目光投遞到她身上，她的臉頰便會莫名抽搐起來，嚴重時，甚至還會不小心哭出來。整個上午她一直跑廁所，待在只有四片牆板圍起的隔間無聲嘶吼，如果不這樣做，那些惱人的善意真的會令她瘋掉。

大學以後出現容易壞掉的問題。像她有這種毛病的人做電話行銷再適合不過了，只要用聲音與客戶接觸，完全不用與人面對面。面試的時候，她特別喜歡「公司嚴禁與客戶私下往來」這條規定，好像拿到一張護身符，讓她無視其他更好的待遇，直接選擇了這份工作。

一切都是從大學迎新活動開始的，被學長姊不斷充氣的氣球剛好爆在她手裡，她被拉到眾人圍起的圈圈之中接受懲罰，她成了靶心，所有眼光都是箭。圍觀的

人都在笑，只有她不合群哭起來，破壞了原先歡樂的氣氛，幸好尷尬之際，有個學長主動跳出來，說要代她接受處罰，主持活動的學姊見狀立刻酸他：「唉呦不錯哦，英雄救美喔。」一邊講還一邊模仿周杰倫的招牌動作，大夥才又開始鼓譟起來。

從那天起，她便希望自己像透明人一樣，沒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。但那很難，尤其後來還不斷巧遇替她解圍的學長，一再提醒她那天的窘狀。

「哈，我故意的，我去調查妳的課表，在妳面前不斷刷存在感。」後來，他們在一起後，C才告訴她所有的巧遇都不是偶然。

就像她的工作，所撥打的每一通電話皆非偶然，到手資料經過層層分析與條件篩選，以便介紹適合產品，將成交機率拉到最高，就算如此，一整天打了上百通電話，完全沒有業績也是常有的事。

她不像 May，遇到男性客戶，會故意跟對方撒嬌，死纏爛打功力一流。她也不會 A 那種故意激怒對方的話術，常常把客戶搞到只是為了爭一口氣跟她買產品，但是客訴多到早在客服部黑掉，只是 A 好像習慣了，從來不覺得自己這樣有什麼不對。

她煩悶地結束一通電話，正確來說應該是被結束的，無奈地撥出下一通電話。例行開場白還沒講完，對方一個字也沒吭就掛了她電話。靠！又被掛，雖然被掛電話是家常便飯，但在快要窒息的今天，無名火還是不斷燒上來，她突然有個壞心眼，想說待會兒假裝沒打過電話，故意再打一次。



她將頭顱探進三面瓷白圍成的口字型空間，兩側的 LED 照明燈在她的後腦勺打出白光，冷空氣不斷從出風口冒出來，灌進她頭頂的百會穴，一股舒心沁涼注入乾枯的體內。

她被新冰箱特有的味道包圍，雖然是塑膠味，但她覺得並不難聞，就像下過雨後夾雜泥土味的清新氣息，她深吸了一口氣，彷彿有些全新的什麼也在身上慢慢生長出來。

明知這個小家庭用的冰箱放在單人套房實在太佔空間了，但她還是不顧店員的勸阻，執意要買。冰箱進駐後，她覺得住了這麼久的地方終於有了家的感覺。

小時候，爸爸常帶她上菜市場買菜，回家後，她會幫忙把東西放進冰箱，空蕩蕩的冰箱一下子就被塞滿了。她問爸爸為什麼要買這麼多東西，爸爸說：「看見冰箱滿滿的，會比較放心。」她覺得爸爸說的放心就是幸福的感覺吧。

就像賣菜阿姨看見爸爸也有一種幸福的感覺，結帳時，她會送爸爸好多東西，像蔥薑蒜，還有自己種的菜，有幾次還拿了親手剝的菱角給他。她發現豬肉攤的大嬸也很喜歡爸爸，每次都跟爸爸聊好久，害她提菜的手都快癱死了。可能是很少男人帶小孩去買菜，爸爸在那些婆婆媽媽眼中，是不折不扣的好男人。

媽媽是不做飯的家庭主婦，她常對她說：「妹子，妳長大要懂得裝笨，不然結婚以後會做到死。」她從來不覺得整天在外面叭叭走的媽媽有做到死的感覺，

她也不知道媽媽是不是真的在裝笨，唯一確定的是媽媽裝到最後，連媽媽都不會做了。

國三那年快大考時，媽媽被朋友帶去賭間打麻將，爸爸知道後，將她從賭間拖出來，痛罵她不顧孩子，根本沒資格當人媽媽。大吵過後，媽媽離家出走了，過了一個禮拜才回來。媽媽回家後，爸爸一句話也沒罵她，但在那之後，他變得越來越沉默，經常一個人坐在客廳抽悶菸。

「妹子，妳以後挑老公要記得，人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兩個人在一起要快樂。」和不好的人在一起會快樂嗎？媽媽和她分享的女人經總令她感到十分困惑。

媽媽第二次離家出走那天，突然說要送她上學，一路上，媽媽講了好多她和哥哥的童年趣事，還有爸爸從前待她的種種好。她進校門轉身跟媽媽道別時，媽媽沒來由丟出這些話：「妹子，媽媽跟妳說怎麼挑老公的事，一定要記得啊。」講完連再見也沒說就走了。

那時媽媽已經開始酗酒，白天時常神智不清，她沒把她的話放在心上。直到一個禮拜接著一個禮拜過去後，她才說服自己相信，這次媽媽是下定決心要飛得很遠了。

原來媽媽走之前說的話是認真的，她選擇了快樂，並且真心希望她的女兒也能像她一樣快樂。

可是媽媽不明白，雖然她不像一般的媽媽，但她離開後，她的女兒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快樂的能力。不只是她，連爸爸也是，雖然他什麼都沒說，但他內心的失落，變成一頭黑魘魘的猛獸，潛伏在心底。

高三時她忙著準備升學考試，直到大考結束，她終於離開書堆，這才發現爸爸早已被公司裁員多時。有如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，爸爸的祕密被揭穿後，他變成了他所不齒的那種無用之人，每天待在家裡喝酒，醉了就睡，醒了繼續安靜喝。她勸不動他，也不知道該如何勸他。

那種無能為力，好像她把舊冰箱存放的乾糧擺進新冰箱，再把超市採買的新鮮蔬果放進去，偌大的冰箱還是那麼空洞，就像現在她的心一樣。

她終於明白為什麼爸爸非得要冰箱滿滿的，還有為什麼他老在意冰箱內部是否收納整齊。就算有些事物會經不起時間考驗而變質，爸爸還是拚命想要維持既有的秩序，不讓幸福感崩壞。

她突然想起 C 和她一起挑選新家家電時，跟她說的：「冰箱太大容易亂堆東西，小小的就好，這樣子才能夠常保新鮮。」

C 只說對一半，就算是功能再強大的冰箱，食物一旦超過保存期限，就開始走向腐壞，無一能倖免這必然的變化。

他們的家後來沒有成，冰箱當然也沒買，如果那時她願意接受 C 的解釋，和 C 走入婚姻，她就會擁有一個不致空虛的冰箱與幸福美滿的家嗎？



「聽說是她主動的，平常裝得那麼乖，看不出來那麼悶騷。」

「對啊，我還以為她是聖女貞德咧，沒想到是狠腳色啊。」

茶水間裡對話的兩個女人同時發出大笑，她們的笑，讓定格在茶水間外的她，想哭。

如果她剛剛再往前多走一步，她的半個側身就會出現在門框內，給門框外的兩人帶來意外驚嚇，她很確定其中一個聲音特別尖的是 May，May 從來不會放過任何腥羶話題，還有加油添醋的機會。

如果她們真的看到她，她該做出什麼反應？回嗆她們？對她們擺臭臉？還是在她們面前痛哭？算了吧！她連一句反駁的話都說不出口，只能像之前一樣假裝什麼都沒聽到，默默轉身離開。

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

加班時，她熄掉座位上方的燈光趴著休息，因為隔板太高，同事以為她走了，她們講她的那些有的沒有的事，她全都聽見了。她可以想像，在沒有她的 LINE 群組、聚餐場合，公司任何對話組合，她都能為大家枯燥的生活帶來些許樂趣。

八卦可怕之處，在於它會無極限超展開，只因為她沒有為自己辯解，所以她變成是主動勾引經理的騷貨，惦惦吃三碗公的賤女人。

那天之前，她早就知道經理的真面目了。

沒人在旁時，她總得小心提防他，避免他把手搭上她的肩，游移至她的背，還有在交接文件時，得留意不被他趁機偷摸一把，最令她覺得噁心的是那次，他假借名義單獨留她在會議室，談話過程不斷碰她的身體，還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，她越是把椅子挪開，他越是靠過來。

這些事，她一直梗在心裡，不敢告訴任何人。好幾次，她想撥開經理的手，但是每當她看見他臉上那種泰然自若的表情，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又被他的氣勢壓下去。他一定覺得她很好欺負。

那天他突然在辦公室摟住她，整個人朝她欺上來，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好像是被蒼蠅拍壓扁的蟲子，快要死掉卻還沒斷氣的，全身不住顫抖，像溺水的人為了活下去拚命揮舞四肢，喉嚨卻絲毫擠不出任何聲音。

是敲門的人救了她，卻也讓她掉進了混濁的泥淖，不管怎麼做，她都無法再讓自己變乾淨。

門打開時，她驚慌地想逃出辦公室，經理則往沙發一屁股坐下去，一派輕鬆翹起二郎腿，越是這樣，越是教人誤會她不自然的反應。

進來的同事對她露出狐疑的神情，是不同部門的同事，她連名字都叫不出來，更別說該怎麼跟她解釋，事情並不是妳想的那樣。

事情就是這樣。從來沒有人當面問她，但是事情自然而然就變成這樣。

最近只要她走近原本聊得正起勁的同事，大家忽然噤聲，她就知道他們又在說她。待她走遠，身後喧囂再起，她完全不敢回頭去看，害怕視線就在掉頭那刻與追視她的目光撞個正著，讓她無所遁形。

幾個小時前，那種無處隱身的恐慌，她才清楚經歷過。

早上上班時，她急急忙忙衝進即將關上的電梯，兩扇門片在身後閉闔之際，這才發現經理就站在最裡面，她趕緊轉身，想著後頭的人牆都是她的屏障，她深吸一口氣，安慰自己不必擔心。電梯陸續吐出乘客後，原本擁擠的包廂逐漸寬敞起來，她越來越不安，就在某個出電梯的男同事不小心撞到她的瞬間，猶如被一道閃電打到的警示，她下意識趕緊衝出電梯。

如果下次單獨遇見經理怎麼辦？又或是經理再找她進辦公室怎麼辦？這些問題跑馬燈似的在她腦中輪轉。她覺得自己好懦弱，除了躲還是躲，完全不知該如何反擊。

●
她拖著加班至九點的疲憊身軀到公司附近的人氣拉麵店，想用濃郁的高湯融化一整天像冰一樣的自己，店內一格一格的個人座位設計，最適合她這種不想跟人講話也沒人可以講話的難相處之人。

最近在公司，除了非必要的公事，她不再和任何人交談了，當然，那些讓她不用喝西北風的客戶除外，雖然她還是常被掛電話，但是至少那些素未謀面的客戶很真，直來直往，不會表面上對她客客氣氣的，私底下又把她講到爛掉。

已經習慣了。習慣到快要忘記被講到爛掉前的自己，究竟是什麼模樣？

「嘿！」身後突然出現的聲音嚇了她一大跳。是 A，而且是素顏的 A，她差點認不出來。

A 穿著寬鬆的家居服，牽著黃金獵犬，腳下趿的應該是她前陣子買的限量巴西人字拖。她從來不和同事談購物話題，但總是會有人把辦公室當咖啡館，把其他人都當植物盆栽一樣天南地北聊起來。就算是不感興趣的事，也只能被動接收嘈雜音波。

她想起 A 就住在公司附近，當然這也是被迫知道的，所以在這看到素顏的她一點都不奇怪。

「該不會現在才要吃晚餐吧？」A 瞅了她差點就要進去的拉麵店一眼。

「不是，要到附近買東西。」她勉強擠出笑容，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煩，立刻打消原本的計畫。

「業務部前幾天有人在外面跑，看見經理大白天載一個女人進摩鐵，那女人該不會是妳吧？」這種單刀直入的問法，大概只有 A 能輕易說出口吧。

她搖搖頭，視線定在絆住她的紅燈上。

「不是妳就要跟大家說啊！妳知道妳被講得很難聽耶，這樣被大家誤會是很爽噢？」

「講了也沒用吧。」A 的直接，讓她比較願意將內心想法說出來。

「我跟妳說，我剛進公司不久，就被那隻禽獸吃過豆腐，我那時直接噏他，他就不敢再動我了！」她完全可以想像 A 當時的凶狠模樣。

A 看到她不說話，繼續往下講：「那個人在大家面前人模人樣，又常上電視唬爛，大家當然相信他，對付那種人要硬起來，像妳這樣什麼都不說，老實說，

被大家講成這樣，也是活該。」A 雖然在教訓她，但聽起來卻格外暖心，至少她很確定，A 是相信她的。

小綠人此時從方形號誌燈跳出來，她告訴 A 她要過馬路買東西，A 露出笑容跟她說掰掰，臨走前還不忘叮囑她：「我勸妳還是跟大家解釋清楚比較好。」

她看著 A 遛狗的背影，少了平時的潑辣，異常和藹，不禁讓她想起那天她安慰她父喪的事，原來 A 的善良是真心的。她忽然覺得 A 雖然平時講話很難聽，但她真的是一個好人，還有她不化妝其實比較漂亮。



「20、21、22、23、24。」和昨天數的臺階數一樣，不多也不少。

聽說在晚上數樓梯如果比白天數的少了一階，就會掉到異世界。假如她真的去了異世界，她希望可以在那裡見到變成酒鬼前的爸爸，然後告訴他：「我很想念從前的你。」只是現在是正中午，她應該沒機會見到爸爸。

她拎著便當上了公司頂樓，風很大，頭髮一下子就被吹亂了，她把瀏海塞到耳後，過肩長髮旋即又被一陣風捲上來，遮住她的眼睛，她覺得很煩，打算今天下班就去把頭髮剪掉。

她想將外套拉鍊拉起來擋風，拿著便當的手不好使，磨蹭許久終於拉上來。她忍不住笑出聲，笑自己真白癡，在風這麼大的頂樓吃飯。

但是她沒地方去了，同事的眼光令她不安，最新發展到摩鐵的八卦，大家自動幫她對號入座。前幾天她終於去找 A，請她幫忙打聽經理上摩鐵的事，A 昨天給了她情報。

她打開便當盒，用簡易烤箱弄的鹽焗蝦鋪在最上頭，一尾一尾蜷曲起來像問號，好像在問她為什麼會活成這副模樣。她想起周末從市場買回來的活蝦，為了保持最佳鮮度，她把牠們殘忍丟進冷凍庫，按下急速冷凍功能鍵。那些蝦說不定在綁住的塑膠袋拚命翻跳，然而無論再怎麼賣力，最後還是在快速降溫下，逐漸動彈不得。

只要向下一跳，那些討厭的事就可以結束了，但這樣，她肯定會變得比那幾尾蝦子還可憐，重點是根本沒有人會在意，就算是曾登上熱搜的話題新聞，只要過了一段時間便不會有人再提起。

這世界就是如此健忘，沒有誰真的在乎與自己無關的誰。她不要變成那種無謂的犧牲者，雖然活得本身並不是件多美好的事。

她點開手機裡 LINE 聊天群組，以往她總是快速滑到最下面，將未讀訊息的數字清空，有時紅底白字才不見，馬上又跳出新的數字，就像生理期來時，剛換好的乾淨棉片又再染上經血，令人心煩。這些群組對她毫無意義，她只是在某些名義下被順便加入，而不是專程邀請，但是她沒勇氣率性退出，她不想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對話紀錄，讓群組成員發現從未發過言的她，在潛水已久後脫逃上岸。

她在簡短的聊天列表中找到部門群組，傳了這幾個禮拜她的出勤紀錄照片給大家，還特地將向 A 打聽來的日期用螢光筆圈起來，然後送出訊息：「和經理上

摩鐵的人不是我。」已讀數字迅速攀升，接著不斷有新訊息跳出來，她關掉手機，不管是同情她、聲援她、挖苦她、批判她的，這些垃圾訊息她都不願再讀了。

不管怎麼解釋，一定還是會有人不相信她的。

就像 C。在他們計劃結婚後，她決定對 C 坦承從未說過的事，她以為這是對他們關係最好的許諾，也可以讓 C 明白為什麼他們父女關係如此疏離，卻沒想到 C 聽完，第一時間竟是問她：「我真的是妳的第一個男人嗎？」

她被那個反射性的問題深深刺傷了，不管 C 事後如何解釋當下的意思，她還是深信不經思考的反應是最真實的，也是最殘酷的。她知道以世俗眼光來看，C 是一個好人，但在那個提問之後，她很確定他們在一起沒辦法快樂了，她決定退回那枚原本屬於她的戒指。

她將便當擱在女兒牆上，下巴貼住平臺往下看，地面的人車只剩下芝麻綠豆般大小，如果她真的想不開，也許底下會有哪個倒楣鬼剛好變成替死鬼，她的嘴角輕輕上揚，為自己原來也能主宰某個人的生命感到可笑。

她想起今天早上，她坐在電腦前躊躇許久，反覆看著她修改整晚的貼文，終於在上班快要遲到前，在臉書的爆料社團按下發佈兩個字。

她不確定這些指控能改變誰的生命，但至少她很確定經理的知名度讓她的文章能一直保持在置頂狀態，只是那一長串而且還在持續蓋樓的留言，她完全沒有勇氣點進去看。

一定會狠狠烙印在心上的。就像經理的嘴強壓在她臉頰的腥臭口水味，就像脹滿慾望而非父愛的撫摸觸碰，不管她怎麼閃躲，她都無法拯救那個無法縮到不見的自己，這些刪除不掉的身體記憶只要被讀取出來，便會有些幽微的清脆聲音從她耳畔跑出來，反覆放送，餘音盤旋，似乎在告訴她有些什麼開始碎裂了。

是她決定自己走進那個被懲罰的圈圈之中，成為所有人的箭靶，承受紛紛如雨下的抨擊，在她手裡的那顆氣球爆炸之前。

就算會被赤裸裸揭露，就算會被無情審判，就算會因此變得非常非常糟糕，她還是想親手把那顆氣球捏爆。

如果這次真的無法在那些注視之外，靜靜地生活著，那麼從她的心向外裂開的缺痕，將她慢慢分解成殘破的碎片，伴著傷口正在癒合的血痂，一塊一塊剝落下來，她只希望大風呼呼吹，可以將它們吹得乾乾淨淨。